

敦煌新出回鶻文《佛頂心大陀羅尼經》研究

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

內容提要：本文刊佈敦煌莫高窟北區 B159 窟出土的四件（B159：28（正、背）、B159：29、B159：39）回鶻文《佛頂心大陀羅尼經》殘文書，對回鶻文原文進行拉丁文轉寫和漢文翻譯，通過比較卡拉和茨默兩位教授刊佈的柏林本和美國普林斯頓博物館藏漢文原文，對其先後順序進行了訂正，對重要內容作了文獻學注釋。

關鍵詞：敦煌 回鶻文 佛頂心大陀羅尼經

一、導言

敦煌莫高窟最近出土的回鶻文文獻中 B159 窟出土的三件（四頁）回鶻文寫經體文獻係中土所造的偽經類佛教文獻。喬治·卡拉教授（Georg Kara）曾與彼得·茨默（Peter Zieme）一起研究過柏林藏此類回鶻文佛教文獻，並根據弗蘭克（H. Franke）的漢地佛教文獻研究成果，將這些文獻定名為《佛頂心大陀羅尼經》^①318—376。最近，彼得·茨默在其新作中暗示該三件寫經係《佛頂心陀羅尼經》的可能性^②9—10。根據這個線索，我對標本 B159：28（正、背）、B159：29、B159：39 進行了拉丁文轉寫和漢語翻譯，並將其與以上兩位所研究的《佛頂心大陀羅尼經》進行了比較，發現我們所要研究的這三件殘片與喬治·卡拉、彼得·茨默（1986）確屬同一文獻，並且部分內容相互重複。除 B159：28（正）只有兩行對應內容外，其餘部分的對應情況如下：

B159：29 第 1 至第 13 行 = T III TV 49（U3341）第 1 至第 6 行（總第 203—208 行）；

B159：28（背）+ B159：28（正）+ B159：39 = T II S 91（U4696）第 1 至第 2 行、第 8 至第 16 行（總第 332—333、339—347 行）。

這三件文書的圖板發表在彭金章、王建軍、敦煌研究院所編的《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一書中，其中 B159：28（正、背）、B159：29 為彩板，B159：39 為黑白圖板^③。《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共出三卷，收錄了敦煌研究院於 1988 年至 1995 年間對莫高窟北區進行的考古發掘中獲得的漢文、蒙文、梵文、敘利亞文、西夏文、藏文和回鶻文文獻圖板和對其進行的初步考釋。對於回鶻文文獻部分的考訂，由張鐵山負責完成^④387—388。他對以上三個殘片的尺寸、筆跡等特徵進行了描述，並對 B159：29 和 B159：39 進行了拉丁文轉寫和漢文翻譯，但未能考定出該文獻的屬性。牙庫甫（Abdurishit Yakup）確認了該文獻係《佛頂心大陀羅尼經》的事實，並提供了新的拉丁字

母轉寫和英文譯文^{19pp. 20—23}。

根據《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的圖板和文獻描寫，這三件四頁殘片的基本情況如下：

B159：28：殘頁，正背兩面回鶻文寫經體，各面均 7 行文字。正面左側有小字回鶻文 *tört qırq* “三十四”。梵夾式，有穿繩用小孔用紅印加蓋，未破。上下有單綫框。

B159：29：殘頁，一面回鶻文寫經體，共 13 行。梵夾式，有穿繩小孔用紅印加蓋，未破。有 *bodistv* 一詞用紅字書寫。上下有單綫框。

B159：39：殘頁，一面回鶻文寫經體，共 7 行，同為梵夾式，上下有單綫框。

柏林本回鶻文《佛頂心大陀羅尼經》由喬治·卡拉和彼得·茨默於 1986 年發表在《古代東方學研究》（第 13 期）。文章總 57 頁，收錄了 40 件不同編號的回鶻文殘片，內容包括對文獻的描述、拉丁文轉寫、德文翻譯、注釋和詞典。雖根據弗蘭克的成果將其定名為《佛頂心大陀羅尼經》，但未對回鶻文與漢文原典進行對照，實為憾事。

《佛頂心大陀羅尼經》全名《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由三卷組成。文獻雖名“經”，但從內容來看，實為佛教靈驗故事。早期可能附經流傳，但後經人修補，改成三卷，以經典形式流傳。此三卷靈驗故事皆講述花錢念佛、誦經、抄經、持經的神異功能，均與現世利益有關，部分故事具有很濃的中土色彩。此《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未載於各藏中，祇有民間流傳，因此研究此經者不多。

據有關資料，山西應縣木塔發現有完整的《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房山石經中有金代皇統三年，由施主奉聖州住人李阿安為生身父母及法界含靈施造的《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三卷，共刻四石七紙^{20pp. 121—152}。法國伯希和藏品中有屬於第三卷《佛頂心觀世音菩薩救難神驗經》，編號 P. 3916、P. 3239。此外，北京法源寺、美國印地安納波里斯博物館及波士頓塞克洛博物館藏有其木刻版本^{21pp. 97—135}。

從內容來看，《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第一卷講述持誦、書寫此陀羅尼的種種好處。如能滅十惡五逆，不墮於地獄中受罪，臨欲終時，心不散亂，見十方聖眾菩薩等等。此卷載有陀羅尼，其中近半數的咒語跟《大悲咒》相同，大部分內容從《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也能找到。

第二卷名《佛頂心觀世音菩薩療病救產方大陀羅尼經》，主要講述此陀羅尼對於產婦安全生產的靈驗功能及對於各種情形的應對方法。如：在分娩時，如果不順利，應用硃砂寫此陀羅尼及秘字印，密用香水吞下，那就立刻產下智慧之男、有相之女等。

第三卷名《佛頂心觀世音菩薩救難神驗經》，包括四個靈驗故事。第一個故事講述罽賓陀國中有瘟疫橫行，觀世音化裝成一白衣居士，到處登門治病，教人書寫此《陀羅尼經》三卷等事宜。第二個故事講述波羅奈國中，有一長者通過請人於家中以素帛書此《佛頂心陀羅尼》三卷，使忽生怪病之子疾病退散，壽命延長的故事。第三個故事是在三生以前曾以毒藥殺害一人的一個婦人遭受冤家報仇的故事。此冤家投胎三次，每次都使母親難產，生下後活到兩歲就夭折。這樣經過了三次以後，母親已心痛如絞，當她的孩子又在兩歲時夭折時，她抱著他的屍體，捨不得拋入水中。觀世音菩薩感動

後遂化作一僧，身披百衲，告知緣由，並說汝因常持《佛頂心陀羅尼經》，並供養不闕，所以這冤家殺汝不得，並將永遠消失。於是該女子回家變賣衣裳，請人書經一千卷，自己每日念誦此經，後來活到九十七歲。死後託生到秦國，變成男子之身。第四個故事從故事發生地來看，明顯是在中國。故事內容敘一個準備赴任縣令的官人，向泗州普光寺常住借錢，寺主乃命一沙彌隨官人取錢，途中官人欲謀害沙彌，然因彌沙持誦《佛頂心陀羅尼經》功德而得免難，並感化官人持經，該官人最後成為該縣刺史的故事。

與此敦煌新出三件回鶻文《佛頂心大陀羅尼經》相對應的柏林本 T II S91 (U4696) 第 8 行寫有漢字“三卷六號”，第 11 行和第 12 行之間寫有漢字“三卷七號”。從中可以看出，殘片 B159: 28、B159: 29、B159: 39 皆為該佛經第三卷的內容。從對應情況看，標本 B159: 28 (背) 在 B159: 28 (正) 前面，B159: 39 為標本 B159: 28 (正) 的後續部分，即它們的順序為 B159: 28 (背) → B159: 28 (正) → B159: 39。B159: 28 (正) 左端寫有回鶻文小字 *tört qırq* “三十四”，應該表示回鶻文本子的頁數。下面是對敦煌新出回鶻文殘片 B159: 28、B159: 29、B159: 39 的拉丁字母轉寫、漢文翻譯和注釋。轉寫遵循與原文一致的原則，殘缺之處是根據卡拉、茨默的柏林本和漢文原文補充的。轉寫時部分參考了 Yakup2006。翻譯時參考了漢文原文，但略有不同。漢文原文來源是美國印地安納波里斯博物館藏《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木刻版本和法國伯希和藏《佛頂心觀世音菩薩救難神驗經》(編號 P. 3916、P. 3239)。

二、轉寫與翻譯

1. B159: 29

B 159: 29	T III TV49 (U3341)
01 [] g	1 []
02 [bir eki kün-] tä ärtmätin	2 alqınur-l [ar] ötrü [o] l []
03 alqınur-lar ärti:	3 quanši im bodistv bir yürü [ng ton]
04 [ötr] ü ol ödün	4 -luy bayayut körkin blgürtüp [ulu] ɣ
05 [körgä] li ärklig	5 yrliqančuēi köngül öritip [qapıɣ] sayu
06 [quanš] i im bodistv bir yür	6 kälä yorıyü kingürtü tüzügi-i ^[33pp. 330-331]
07 [-üng] tonluy bayayut	
08 [kör] kin bälgürtüp uluy	
09 [yarlıqan] čuēi köngül öritip	
10 [qapıɣ s] ayu käl-ä yorıp	
11 [kengürtü tüz-] ügü-ni [äm] lägi	
12 [üčün bu üč darn] i nom-uy avant	
13 [] quanši im []	

譯文：

01 …… (衆生) 02 未過 (一二) 天, 03 就要死盡。04 於是這個時候 05、06 觀世音菩薩以白淨 07 衣長者 08 形象顯現, 09 (為衆生) 起大慈悲心, 10 逐門挨戶奔走。11 廣泛救療。12 (要求速請人抄寫) 此佛法……。(於是那些傳播疾病的魔鬼們全部逃出了那個城市)。

原文:

昔爾賓陀國中有疾病時疫流行徧滿。一國內是人得病者不過一日二日並已死盡。觀世音菩薩便化作白衣居士起大悲心巡門廣為其救療。施此法印令速請人書寫此陀羅尼三卷盡心供養。

2. B159: 28 (背)

B159: 28 (背)	T II S 91 (U4696)
01 tüzün-lär qızı; birök 02 bu üç küün nom-uy bitü [gäli usar] 03 özän ävintä a [beş] 04 önglög qap qılıp iç [intä] 05 birlä ursar azu ät'öz 06 -intä köttürü yorıp 07 [tapınsar] ud [unsar bu tınlıylar]	1 az [tapınsar] 2 udunsar; bo t [ınlıylar]

譯文:

01 (善男子善女人, 若 (能) 02 書寫這三卷佛經, 03 放到 (佛室) 中間, 04 裝進有 (五) 種顏色的包袋裏面 05 放置, 或 06 帶在身邊 (隨身供養)。

原文: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寫此經三卷於佛室中以五色雜練作裏盛之乃至或隨身供養者。

3. B159: 28 (正) – B 159: 39

B159: 28 (正)	T II S 91 (U4696)
tört qırq 01 [vê] ir ê (?) kr ? akdi bintipal 02 [-lıy] bilik-lär-in tuta 03 [qayı ä] rmi [ş tur] mış orun-lar 04 -ta ye [tä] rip küyü küz-ädü 05 tutar-lar; näng 06 ada tuda-lar adaqdur- 07 [maz umuy] sıratmaz; tärsi [k] dür [m] äz;	8 qılınê vêir êkr şakdi bintipal-lıy bilik 9 -lärin tuta qayı ärmış turmış orun-lar 10 -ta yitārip küyü küzādū tutar-lar; nāng 11 ada tuda-lar adaqturamaz umıysıratmaz; 12 trsıkdürmāz tātrıldürmāz;

B 159; 39	T II S 91 (U4696)
08 tātüldür] mäs; [yänä ymä]	yänä ymä öngrä
09 öngrä bir bäs qai [ču čiu]	13 bir bäs qayču čiu atly baliq-ta baliq
10 atly baliq-ta baliq bäs-i	14 bäs-i ärti; antay ärip yänä törü üz
11 ärti; antay ärip yana	15 -ükči bäs-lärig ayayuluq tapı bolup yunglaq
12 törü üz-güči bäs-lär	16 -lry baqır-y ädi tavar-y yitilmädin; ³³⁵
13 -ig ayayuluq tapı bolup	
14 yunglaq-lry baqır-y ädi	
15 tavar-y yetilmädin;	

譯文：

(百千陀羅延英雄、大力無邊天神、力士等) 01、02 手持(彎刀)、金剛短槍、轉輪等武器, 03、04 到達所有(衆生)生活的地方。04、05 手持武器對(民衆)進行保護。06、07 災厄永不侵害, 08 邪惡將不能引誘(人們)誤入歧途。

此外還有, 09、10 曾有一官人是一個叫作懷州縣的縣令。11 他既是這樣, 還 12、13 想孝敬縣城的達官貴人, 14 但其家中財物不足……

原文：

是人若住若臥危險之處常有百千陀羅延金剛密跡及大力無邊阿吒鉞拘羅神持槍輪隨逐所在作衛無難不除無災不除無邪不斷。又昔有官人疑赴任懷州縣令。為無錢作上官行理。遂泗州普光寺內借取常住家錢貫文用費上官。

三、注釋

B159; 29;

03. **alqün-**: 表示即將消失、死亡之前的生死掙扎^{31p. 38}。在鄂爾渾碑銘文獻中也有出現: anta alqüntıy, arıltıy (闕特勤碑、南、第9行)。該詞作為此義在哈薩克語中至今仍在使用。

05-06. [**körgäli**] **ärklig quanši im bodistv**: “有神聖觀察力的觀世音菩薩”, 是“觀世音菩薩”的突厥語譯文, quanši im < Chin. 觀世音。將 ärklig 前面判斷為 körgäli, 根據了莊垣內正弘(2003)和魯柏林(1976, p. 90)的相關研究。如: [a] mduq körgäli ärklig aryavlokidešvar [bodistv]^{⑥p. 183}; İdoq körgäli ärklig aryavlokitešvar bodisatav^{⑥p. 90}。據小田壽典研究, 有關“觀世音”的突厥語寫本共有 24 件, 其中 20 件藏柏林和梅恩茲, 2 件藏聖彼得堡、2 件存東京。這些文獻中對於“觀世音”有兩種譯法, 一是 quanši im pısar, 一是 quanši im bodistv。從語言特點來看, 前者代表了早期時代, 後者則是回鶻佛教最鼎盛時期的產物^{③pp. 28-33}。

07. **yürüng ton**: 對應漢文原典的“白淨衣”。在莊垣內(2003)中“白衣”被譯為 midik yangı arıy ton。如: midik yangı arıy ton kädip sä [kız] tözün bačay čaxšaptın ilip

“受持八戒齋著白淨衣”^{⑥p. 182}。

baya-yut: 對應漢文原典的“居士”。柏林本中“長者”在另一處被翻譯成 bayayut^{⑬p. 331}。

11. **[kengürü tüzü] gü**: 對應於原文的“廣”字（“廣為其救療”）。[äm] lägü “治療”是根據漢文重構的^{⑬p. 308}。卡拉、茨默本 kingürü tüztügü 後殘缺。

B159: 28 (背):

02. **üč küün nom**: 三卷書, küün < Chin. 卷, 指此《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中三卷。

03. **özän**: “芯”, 即某一東西的正中間、中心。如 qamış özän-i “蘆葦的芯”^{⑦p. 611}。此處對應於原文的“佛室中”, 即佛室的正中間。

04. **önglüg qap**: “……顏色的袋子”。此處對應於漢文的“五色雜練”, 故 öng 之前補加了 beš “五”。

07. 此行只有 d 字完整, tapınmaq 只有文字左邊半身, 是。B159: 28 (背) 的內容在卡拉、茨默本子上殘缺, udunsar 一詞留存^{⑬p. 334}。

B159: 28 (正):

01. **včir**: 〈Skr. vajra “金剛”^{①p. 418}; č (ä) kr; < Skr. cakra “輪、車輪”^{①p. 603}; šakdi; < Skr. śakti “短槍”^{⑤p. 135}; bintipal; < Skr. bhindipāla “頻尼菠蘿”^{⑫p. 409}。此二武器為陀羅延大力士等所持武器名。此段在卡拉和茨默本上出現較完整:

yüz mığ narayan tonga včirapani- [lär] učsüz qđirysüz uluy küčlüg tngri-lär ađavaki bku-li başlap nayvazaki-lar bögdä qılınč včir škr šakdi bintapal-lry bilik-lär-in qayu ärmiş turmiş orunlar-ta yitärp küyü küzädü tutar-lar^{⑬p. 335}。

漢文原文: 常有百千陀羅延金剛密跡大力無邊阿吒鉞拘羅神持槍輪隨逐所在作衛。

04. **yetär-**: 此文中對應於漢語的“遂”: ol qun [čuy] -larıy ölürgü-kä oq yığ tiläyü antrabav [ät'öz] -kä tayaq-lry-ın yitärp yuruyur ärdi. “欲求方便致殺其母遂以托薩此身”^{⑬p. 332}。

küyü küzädü: “保護”。該形式出現在《阿毗達磨具捨論實義疏》中: küsüsim ol čoyluğ yalınlry ridi üzä küyüp küy-ü küzäd-ü tutunlar “願以威神見護持”^{⑦p. 577}。

07. **adaqtur-**: 在柏林本中有與 ölü- “殺死”連用的例子: töztün iduq nayvazi [ki-lär kün-li] tün-li uzatı küyü küzädü [tutıyü üčün] sini näng ölürgäli adaqturyalı [umaz] mn. “善神日夜擁護所故殺汝不得”^{⑬p. 334}。

B159: 39:

07-08. **[t (ä) rsikdurmäz tätrüldür] mäs**: 意義接近的連用詞。*卡拉和茨默轉寫為 rsikdurmäz, 其實該詞的詞根為 tärs “歪的”, 與後面 tätrüldurmäz 的詞根 tät (ü) r “歪的”為同義詞。

瑪爾塞爾 (Marcel Erdal) 對此有論述, 認為形容詞綴加被動態附加成分- (X) l 構成了動詞, 表示 “誤入歧途”^{⑬p. 826}。näng ada tuda-lar adaqdur [maz umuysır] atmaz [t

(ä) rsikdurmāz tātrüldür] māz 為“無難不除無災不除無邪不斷”的譯文。

09. qa [yčü čiu]: qayčü < Chin. 懷州^{③p. 334}。在本文獻中 qayčü 字從中間殘缺，所以我們不知其後有無 čiu 字。經查原文柏林本 U4700 qayčü 後面確有 čiu 字。這裏的 čiu 應為“懷州”中的“州”字的重複，譯者理解上的“叫懷州的州”。

09 – 12. öngrä bir bāg qai [čü čiu] atly baliq-ta baliq bāg-i ārdi. antay ārip yānā törü üz-güči bāglar ayayuluq tapı bolup……此段如直譯應該是“以前有一個官人是叫懷州縣的縣令，既是這樣他還想對上官款待行李”。與漢文原文對照即可發現譯者對原文理解有誤。漢文原文中此官人當時並非縣令，而是獲得縣令新官，準備赴任。比較：

又昔有官人疑赴任懷州縣令。為無錢作上官行理。

12. törü üz-güči bāg: 卡拉和茨默讀作 törü üz-ükči bāg, 經對照柏林本原文確寫作 üz-ükči。卡拉和茨默把 üz-ükči 的詞根看作 üz-, 但解釋其意義為“上面”。本文書可說明, üz-ükči 應是 üz-güči 的筆誤, 詞根同為動詞 üz-, 但其表示的意義是“弄短、切斷”, 是和 törü “法律”連用的固定詞組。törü üz-應表示“決斷”、“做出決論”, 和 bāg “官人”連起來, 表示“高官貴人”、“有決斷能力的官人”, 也就是指那些能決定升遷的大官, 此文獻中對應於“上官”, 即縣令上面的官員。哈薩克語中對於“具有決斷能力的官人”或“公正的法官”仍使用 üz- “切”、jar- “切、斷”等動詞。如: qara üz- “得出結論”; qara qıldır qaq jar- “公正的判決”。這裏講的是該擬赴任縣令的某官人想通過宴請或送物給那些能夠決定其升遷的官人拉關係。至於柏林本 350 行的 üzükdaki bāg 應是動詞 üz- “切、斷”的名詞形式, 直接對應“上官”。柏林本還出現另一官名“刺史”, 譯作 ayγučī bāg。

13. aya-: 表示“供養、尊重”之意, 常以 aya-ayırla-形式連用。此處意義與此略有不同。從字面意義上看, aya-在這裏的意義是“(用錢)侍奉、款待”。漢文原文中的對應處為“行禮”也能證明這一點。此種意義在柏林本也有出現: ötrü tsi čiu atly baliq-ta puqoosi atly sangram-däki sanggik baqır-ta yüz qın baqır qolup alıp üzükdaki bāg-lārig ayadı “遂於泗州普光寺內借取常住家錢一百貫文用費上官”^{③p. 335}。

15. yetil-: 克勞遜認為是動詞 yet-的被動態, 變成不及物動詞, 解釋意義有“到達、成熟”等^{[10]p. 890}。筆者認為其意義與由“到達”延伸的“足夠”有關, 是 yet-“足夠”的被動態形式。此處對應漢文為“無錢上官行禮”。

四、結語

敦煌新出土回鶻文殘片 B159: 28 (正、背)、B159: 29、B159: 39 係中土偽經《佛頂心大陀羅尼經》之譯本, 屬於該經的第三卷《佛頂心觀世音菩薩救難神驗經》。此第三卷亦稱“卷下”, 共講述四則靈驗故事, 其中三個故事的部分片段出現在我們研究的這個四頁殘片中。B159: 29 的故事為觀世音化裝成一白衣居士消滅闍婁陀國流行瘟疫故事。B159: 28 (背) 和 B159: 28 (正) 講述的是冤家脫胎報仇的第三個故事的末端。B159: 39 屬於第四個新任縣令借錢故事的開首部分。與柏林本的對照說明, 它們皆為同一譯本的不同抄本。其中, 部分殘缺之處可以互相進行補充。因篇幅原因,

柏林本殘缺部分將另作補正。此外，美國印第安納波里斯博物館藏《佛頂心大陀羅尼經》末段寫有“正統五年四月”字樣。弗蘭克研究的本子上寫有“元統六年六月初一日”字樣。據計算，“正統五年”為1440年，“元統六年”當為1338年。如該回鶻文陀羅尼經譯自此兩漢文抄本的話，那其時間應在1338或1340年之後。考慮其正字法的特點，加之多數回鶻文印刷體文獻屬於元代以後，斷定該回鶻文譯本為元代作品應該不會有錯。

詞彙集

- ada-tuda 災厄 B159: 28 (正) .06
 adaqtur- B159: 28 (正) .06
 alqin- 完結、死盡 B159: 29.03
 aya- 仰慕、奉承 B159: 39.13
 azu 或 B159: 28 (背) .05
 äd 財物、財產 B159: 39.14-15
 ä. tavar 財物 B159: 39.14-15
 ärklig 有力量的 B159: 29.05
 körgäli ~ 有觀想力的 B159: 29.06
 ärt- 過 B159: 29.02
 ärmiş turmiş B159: 28 (正) 03
 balıq 縣城 B159: 39.10
 baqır 銅錢 B159: 39.14
 bayayut 長者 B159: 29.07
 b? lgtür- 顯現 B159: 29.08
 bäg 官人 B159: 39.09, 12
 bāklā- 弄堅固 B159: 28 (背) .05
 bilik 武器 B159: 28 (正) .02
 bintipal 短槍 B159: 28 (正) .01
 birök 若 B159: 28 (背) .01
 bodistv 菩薩 B159: 29.06
 č (ä) kr 輪 B159: 28 (正) .01
 čiu 州 B159: 39.09
 ĩraq 遠處 B159: 29.12
 kǎz- 巡走 B159: 29.10
 kingürü 廣大、廣闊 B159: 29.11
 köngül 心 B159: 29.09
 körüt- 起心 B159: 29.09
 kör- 看、觀 B159: 29.05
 k. gäli ärklig 有聖觀能力的 B159: 29.05
 körk 面容、畫面 B159: 29.08
 kötür- 支撐、帶 B159: 28 (背) .06
 küün 卷 B159: 28 (背) .02
 küyü küzädü B159: 28 (正) .04
 nom 法書 B159: 28 (背) .02
 n. bitig 法書 B159: 28 (背) .02
 ötrü 於是、爾時 B159: 29.04
 öd 時間 B159: 29.04
 öng 顏色 B159: 28 (背) .04
 örit- 發起、出現 B159: 29.09
 özän 芯 B159: 28 (背) .04
 qap 包袋、盒子 B159: 28 (背) .04
 qapıy 門 B159: 29.10
 qai ču 懷州 B159: 39.09
 quanši im 觀世音 B159: 29.06
 sayu 每、所有 (後置詞) B159: 29.10
 šakdi 短槍 B159: 28 (正) .01
 tap 願望 B159: 39.13
 tätrüldür- 絕望 B159: 39.01
 ton 衣服 B159: 29.07
 törü 法 B159: 39.12
 ~ üz-güči bāk 縣令 B159: 39.12
 tüzün-lär qızı 善女人 B159: 28 (背) .01
 t (ä) rsikdūr- 絕望 B159: 39.01
 tüzügü 廣泛的、全部的 B159: 29.11

uluy 大的 B159: 29.08	yarliqančuči 慈悲 B159: 29.09
umuyşıra- 使絕望、不得安寧 B159:	yitil- 足夠 B159: 39.15
28 (正) .07	yunglaq-lıy 通用的
ur- 放置 B159: 28 (背) .05	yung < Chin. 用 B159: 39.10
včir 金剛 B159: 28 (正) .01	yürtüng 白的 B159: 29.06
yitär- 通達 B159: 28 (正) .04	y. ton 白淨衣 B159: 29.06

注釋:

- ① 中村元:《佛教語大辭典》，東京書籍，1981年。
- ② 彭金章、王建軍、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彩版二、圖版十九。
- ③ 小田壽典:《トルコ語〈觀音經〉寫本の研究續編—Quansi-ım pusarとQuansi-ım bodistv—》，西南アジア研究，2008年第68號。
- ④ 張鐵山:《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回鶻文文獻譯釋研究(二)》，載《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文物出版社，2004年。
- ⑤ 莊垣内正弘:《觀音經に相應しい三篇の〈Avadūna〉及び〈阿含經〉について(語彙編)(ウイグル語ウイグル語文獻の研究I)，神戸市外國語大學研究所，1984年。
- ⑥ 莊垣内正弘:《ロシア所藏ウイグル語文獻の研究—ウイグル文字表記漢文とウイグル語佛典テキスト—(ユーラシア古語文獻研究叢書1)，京都，2003年。
- ⑦ 莊垣内正弘:《ウイグル文アビダルマ論書の文獻學的研究》，松香堂，2008年。
- ⑧ 于君方:《〈偽經〉與觀音信仰》，《中華佛學學報》第八期，臺北，1995年。
- ⑨ 鄭阿財:《敦煌佛教靈應故事綜論》，《佛學與文學——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1998年。
- ⑩ Clauson, G.: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1972.
- ⑪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Ленинград, 1969.
- ⑫ Edgerton, F.: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II Dictionary, New haven, 1953.
- ⑬ Georg Kara and Peter Zieme: 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s apokryphen Sūtras “Fo ding xin da tuo luo ni”,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3, 1986.
- ⑭ Erdal, M.: *Old Turkic Word Formation* (Vol. II), Wiesbaden, 1991.
- ⑮ Robert Dankoff and James Kelly: *Mahmūd al-Kāşgarī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1), Sources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7,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 ⑯ Röhrborn, K: Fragmente der uigurischen Version des ‘Dhāraṇī-Sūtras der großen Barmherzigkeit’,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Band 126), Wiesbaden, 1976.
- ⑰ Franke, F.: Zu einem apokryphen Dhāraṇī-sūtra aus China,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Band 134, Stuttgart, 1984.
- ⑱ Zieme, P.: *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 BERLINER TURFANTEXTES XXIII, 2005.
- ⑲ Yakup, A.: Uighurica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 *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Masahiro SHŌGAITO's Retirement STUDIES ON EURASIAN LANGUAGES*. “Studies on Eurasian Languages” Publication Committee, 2006.

(作者單位: 新疆大學人文學院、日本學術振興會博士後)